

武夷新语

“三对厝”活化利用的联想

□卢山叙

“三对厝”是闽东乡土建筑的典型代表之一,从厝基选址到平面布局,从梁架结构到装饰工艺,都具有浓厚的地域风格特点。位于永泰县盖洋乡盖洋村的“三对厝”,是于清道光年间,由郑汝训、郑汝器、郑汝祥三兄弟联手修建的大型民居建筑群,迄今已有近200年历史,是永泰县现存的占地面积较大的清代民居建筑群。盖洋乡通过多渠道筹措资金,进行古建筑修缮和活化利用,展示丰富多彩的乡土文化。读了这条新闻,联想到“乡土建筑”与“文化根基”话题。

乡土建筑,是指那些修建在乡村里的、土生土长的,存在于乡土社会中,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传统建筑。各有奥妙、各具特色的乡土建筑,不但蕴含着大量的文化信息,而且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可贵根基。遗憾的是,在一些地方,乡土建筑成了被遗忘的角落不说,有的还成为随意侵犯、有意毁坏的对象。

我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不在城市,而在农村。从东南到西北,从沿海到山区,广大农村,拥有十分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比如,那些历经沧桑的历史文化村寨,那些貌不惊人的传统乡土建筑,都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力推进和美乡村建设进程中,理应得到重视和保护,这既是文化传承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基本内容。换言之,随着和美乡村建设大幕揭开,历史文化村镇和传统乡土建筑的保护工作,显得更为重要、更加迫切。

重要在于,分布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古老村镇、乡土建筑,是中华民族繁衍发展的温床,也是我国悠久历史文化发展的基础。中国上下五千年文明史,正是从这些古老村镇、乡土建筑中孕育发展起来的。从首都北京到古城西安,从国际大都市上海到六朝古都南京,无不是从原始村镇中成长壮大起来的。这就足以说明,乡土建筑、古村老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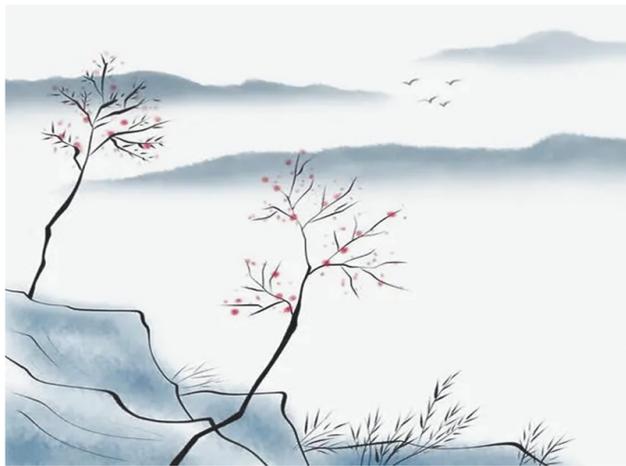
是中华悠久历史文化的根基。迫切在于,时下许多乡土建筑“生存状况”堪忧。随着现代化快速推进,不少村庄乡土风貌、乡土建筑,逐渐被那些照搬城市水泥砖瓦结构的“别墅楼”所取代,多样化的“乡土性”被标准化的“现代性”所克隆。虽然一些地方高度重视传统村落、乡土建筑的保护传承工作,可是在具体保护利用中,仍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明晰各方职责、如何有效活化利用,以及对破坏行为追责等,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和加强。

乡土建筑、古老村镇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份不可多得的文化礼品。当它们存在的时候,人们往往不知道珍惜它、爱护它。有朝一日一旦失去后,这才觉得珍贵,但已无法挽回。我的第二故乡——一个位于闽北大山深处的偏僻小村庄,20世纪60年代村头还有一座保存完好的廊桥。村里人下田劳作、上山砍柴、走亲访友,都可以在桥上纳凉、躲雨、歇息、交谈。少年时代的我,

也曾在这座桥上驻足过嬉戏过。如今,廊桥已不见踪影,只能在记忆中怀想。

随着经济发展,不仅城市颇为壮观的高楼大厦接二连三傲然崛起,就连各地农村,设计新颖的现代民居亦如雨后天春笋般拔地而起。这无疑是可喜可贺的。问题是,“立新”为什么非要以“破旧”为代价?一些乡土建筑,乍看起来是有点“土气”,有的甚至破旧不堪,但它们却充分保留和体现了中华悠久历史文化的内涵,倘能把它们保存下来,将是一份绝妙的文化遗产。

保护农村的文化遗产,就是保护我们传统文化的源头。在推进和美乡村建设进程中,不但要加强宣传教育,增强各级政府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引导和鼓励广大民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而且要把保护文化遗产的内容纳入和美乡村建设的总体规划,使之同步协调发展,守住现在已经很有限的古村老寨和乡土建筑,保护我们自己可贵的文化根基!



百姓记事

咯摊

□陈欣妍

“咯摊”,是泉州永春古老的美食。说起它,外地人几乎都会对这个奇怪的名字感到疑惑。咯摊就像是永春人的一个暗号一样,只有同样从这个小城走出去的老乡,才会在外地对这个光听名字就能闻到香味的故乡菜,露出回味的笑容。

犹记得那时周末,要是运气好,遇上爸爸要去城关办公,便会捎上一家人去吃县城的咯摊。孩童时期朦胧的回忆总是最美好的,在我的印象中,那家县城的“八哥咯摊”味道奇好无比,简直可称人间美味。后来长大了,搬到县城来,有一天忽然从记忆深处挖出这家咯摊店,兴冲冲去看时,早换成了一家粮油店,兴冲冲去看时,早换成了一家粮油店,兴冲冲去看时,早换成了一家粮油店,兴冲冲去看时,早换成了一家粮油店。

我渐渐发现,咯摊之所以如此深植于永春人的心中,是因为当地人生长的轨迹离不开它。不论是考砸失恋、挫折失意,还是故友重逢、人有喜事,都免不了来一顿咯摊。咯摊就像是一所人们的心灵准备的温泉中心。不论是快乐或是忧愁,吃一顿咯摊就是最好的表达方式。吃完咯摊快乐更加舒畅,忧愁也获得宣泄,人们在热气腾腾中用闽南话大声地畅所欲言,这是永春美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身处异乡,格外怀念故乡的咯摊。那方冒着氤氲热气,载着欢声笑语的咯摊,已经刻进了永春人的灵魂里。

八九分饱了。最后那一两分留给俏生生的青菜,往融合了各类食材味道的汤里一滚。食客们就着吸收了汤的“精华”的青菜,侃天侃地,一顿咯摊才走向尾声。

我小的时候住在永春最北的苏坑镇上,小镇上的咯摊就那几家,可每次去吃都兴奋异常。从前一天就开始盘算明儿要点什么菜,可一到店里,那些盘算全都不作数了,看见什么都想吃,少不了每次都和小伙伴找大人一通闹。经常闹得眼泪汪汪,还得挨几句训,不过一等咯摊上桌来,一下子就开心抛到炉子里烫没了,热热闹闹地边打边吃,直吃得肚子圆溜溜。大人们吃青菜侃大山的时候,就是我们呼朋引伴一起出去疯玩的时候。每一次吃咯摊,我都能回味好多天,以至于咯摊对于幼年的我几乎与快乐画上了等号。

你以为是这就可以开始大快朵颐了?非也。老永春还要在碗中盛上一勺每桌必有的葱花,用滚烫的汤往青绿嫩脆的葱花上一浇,咯摊的汤,这才算圆满了。此时的清汤白中点缀,骨汤的鲜中又混着葱香,一碗下去,真是把人的心和胃都熨帖舒服了。

一碗汤开了胃,盛上米饭,捞出各种烫熟的底料,蘸着永春老醋和酱油,和着米饭大口往嘴里送。食过三巡,下鲜瘦肉,即烫即吃。肉都捞起后,便也

轻灵短章

花海心絮(二章)

□郭幼春

李花

雨水时节,满山遍野的李树探出星星点点的洁白。李花,不紧不慢尾随初春的雨水如期赴约故乡,我的诗境又被洁白的李花激活。追赶春雨蒙蒙的画卷,一路游览山坡上层叠叠的李花盛开,展现的都是新生活新景象新风貌的家园。

也许,从久远的新石器时代开始,故乡的土地就已经和太阳画成了直线的经纬角度,肥沃的土壤黏起喜悦的脚尖,借助春风得意的李花,诠释出新农村的人杰地灵。

一棵李花,携带憨厚的方言音韵,拨动最温柔最柔婉的弦,开启天籁的金嗓子,歌声在那山这海之间传递。

田间地头,满坡枝枝向天空舒展的李花,彰显——清纯、淡雅、愉悦。阳光洒落花开满枝,读懂几度人间清明谷雨,几次相约踮足前行,几番鏖金岁月如歌?在李花的天旋地转间,开启了跌宕起伏的乡村振兴。

每一朵李花,都有一颗怀旧的心,都含蓄絮语,在感动的阳光灿烂下,留一半清醒赐予子孙的陶醉。

与李花在纯洁中对话,少了惆怅的情绪,古往今来,谈笑风生。

故乡的李花,读懂过往激荡雨声,无论激昂,还是忧伤,或者颠簸,终将凯旋。

一枝李花,几多露珠?有花的乡间田野,都有深情的守望,灌溉着和心境一样舒暢的劳动。

桃花

三月春风,桃花在故乡的歌喉上颤动,天空抛出五彩缤纷的图案,枝枝迎春招展的桃之夭夭,掀起一场心灵之旅。

风在树梢。云在头顶。花在蕊心。

届期的桃花节,乡镇都迎来一场热闹的赶集和盛宴!无论东部还是西部,无论南山还是虎头,也无论溪塔还是苏堤,人山人海,乡村到处是一派莺歌燕舞。邂逅一张张含笑的脸,歌舞穿梭的花海,拥抱甜蜜。

山与花齐肩,水与桃接壤。田间地头,绣满鸟语花香,游人穿行于花团锦簇里,悠然前行,笑逐颜开。

十里桃花,宛如一幅舒展的乡村画卷,点缀鸢峰山脉,西南走势,在莽莽苍苍的十里八乡,腾云驾雾奔跑着。满山遍野的桃花仰天穹,预测、推演或反复昭告“五福新城,全家福安”的龙腾虎跃。

那些花瓣飘入泥层,辙印留在乡间。桃胶是一滴树杈的泪,在命运的篱笆里与芬芳握手。满坡燃烧的红灯宛如海洋的澎湃,紧紧相拥在故乡诗情画意的版图里,到处都有足音和心跳。灵魂被花枝敲响,也被银光的锄头剥落出层层意蕴的村庄景象。

花芯吞吐多姿的娇艳,如潮涌的浪涛,倾泻在村庄最遒劲的场景。乍暖还寒的春雨,每一滴的柔情,都淋湿故乡丰沛的诗意。

万亩果园。收藏在每个孩子的梦里,枕于母亲鼻息的绵长……



林深:《印象牛栏坑》局部

福建是革命老区,古田会议、松毛岭战役、才溪乡调查等重大党史事件都发生在这片红色沃土,因此有很多红色资源可供小说家挖掘。杨少衡作为闽南地下党的后代,对福建革命史有着特殊的感情。他在官场小说之后,又对革命题材小说进行多方有益的尝试。他的三部长篇《海峡之痛》《地下党》《新世界》分别以海作战、闽台之间的地下情报线以及闽南剿匪为背景,通过小人物的视角,讲述了一个个不为人知的革命往事。

杨少衡的福建革命题材小说极具地方特色。他有意将地理、建筑、方言等本土意象融入文本,努力讲好福建故事。对中国其他地区的人来说,福建方言晦涩难懂,也曾是闽派小说走向全国的障碍。杨少衡并没有将方言作为叙述语言,而是在人物对话里引入方言中的一些词语,并加上“旁白式”注释,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海峡之痛》中,游击队员陈石港一口本地腔调的国语极具幽默感,让人忍俊不禁。《地下党》中方言的妙处主要体现在人名上。为何让谢德灵化名陈永吉冒用陈英杰的毕业文凭?是因为在闽南语中“英杰”和“永吉”读音基本一样。闽南话里“亚清”“阿榕”语音也基本相同,吴春河据此断定阿榕伯就是他苦苦找寻的岳父钱亚清。这种嵌入方言的方式很巧妙,既不影响阅读又暗藏玄机。曾几何时,方言限制了闽派小说发展,如今杨少衡致力探索如何让方言促进闽派小说发展,这是闽派小说的一大进步。本土意象在杨少衡的福建革命题材小说里屡见不鲜。《海峡之痛》中,杨少衡借来自北方的解放军战士的视角描写福建的地理环境:夏季多雨而闷热,山间的马尾松和相

思树郁郁葱葱,还时常有恶蛇和黑咬子出没。此外,竹排、木船等交通工具,土圆楼、五脚距等建筑,以及重汤水的饮食习惯都为文本增添了本土气息。福建特色不仅外化于方言、建筑、民俗等方面,还内化于文本的思想内核中。五四运动之后,福建学子纷纷通过表演新剧传播爱国思想、反对封建压迫,被时人称作“学生戏”“文明戏”。作为出生漳州的小说家,杨少衡显然不想让这段历史被淹没,他将此背景融入《地

仙姑、莘七娘也都是区域性的女神。女神信仰的本质是“母亲崇拜”,杨少衡也将此信仰融入其文本中,成为他作品中的福建特色。《地下党》塑造了英雄母亲钱周氏的形象。虽然儿女们从未对她透露半字,但她清楚孩子们都步父亲的后尘成为地下党。她恐惧、担忧、不舍,也深知自己阻挡不了子女们前进的脚步,她能做的就是尽自己所能撑起一个家。如果说父亲是家中的精神灯塔,母亲就是构筑这一灯塔的基石,没有她夜以继日的付出,钱家的精神

文艺评论

以“小人物”的视角展现“大情怀”

——杨少衡革命题材小说的福建韵味

□林静远

《地下党》的文本中:大姐钱金凤进入漳州“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学习,在当时还是其老师的吴春河的动员下参加了由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的剧社。后剧社被当局盯上,大姐的男友遭暗算而死。在杨少衡有关福建革命史的作品中,爱国主义是贯穿此类作品的底色。作品中的人物正因为爱国,才不惜为国家统一、民族富强献出宝贵的生命。

自古以来,福建的女性习俗便与中原地区有较大差异。福建传统文化中有较强的女性崇拜意识,妈祖等女性神明产生了全国性乃至全球性的影响,临水夫人、马

信仰也就无所维系。杨少衡的革命题材小说可称为“新历史小说”。他在文本中提到的厦漳战役、金门战役、解放军反特剿匪等都是宏大真实的历史背景,但小说的情节、主要人物则是虚构的。杨少衡在选取历史材料时有自己的价值倾向。福建是革命老区,许多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都在这里发生,许多伟大的思想都在这里孕育。但是,他并没有将笔墨着力于这些耳熟能详的大历史和大人物的,在革命题材中聚焦那些不为人知的历史以及寂寂无名的小人物,其官方小说也是以基层官员为

主角。闽台地下情报线这段历史少有人知,身为闽南地下党人后代的杨少衡辗转两岸、广觅资料,并把所得用小说的形式展现出来,从而让更多的人知晓这段历史。《新世界》里提到的“王拓事件”“九二五惨案”和闽南剿匪的历史已逐渐被本地人所遗忘,杨少衡将这段历史作为小说的背景,用更加生动形象的方式将其公之于众。《海峡之痛》里描述的“九弯之战”只是当地剿匪史上的一次战役,杨少衡让主人公参与其中,凸显过人胆识。牺牲于金门战役的杜荣林烈士在历史上不可能留下姓名,正因如此,连杜荣林执着地要为他们建纪念碑,希望更多人能铭记他们。《新世界》中地方志的记录漏洞百出,诸如侯春生这样的共产党员更是湮没于历史的尘埃。杨少衡为这些无名英雄树碑立传,因为他不想让这些革命先辈被他们用生命换来的和平年代所遗忘。

如果要给杨少衡的福建革命题材小说列一个关键词,那一定是“信仰”。信仰是支撑小说中共产党员前赴后继的关键所在。《地下党》里的三哥称父亲为“使徒”并解释道:“世界上有一种人特别虔诚,他们有信仰,为了信仰可以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出去。”对侯春生来说,“新世界”就是他的信仰,他坚信“新世界”是所有人的,其中也包括旧政府的军事科长连文正。他所做的一切都是让梦想中的“新世界”成为现实,让孩子们都能在“新世界”的阳光下茁壮成长。杨少衡曾谈道:“这种蓬勃与希望内涵非常丰富,显然可以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去追寻,从新的角度去再认识。”他认为信仰不只是革命年代的专属,希望通过作品赋予信仰以新的时代内涵,给当代读者以灵魂的洗涤和启示。

祖孙乐

秦淮河上游船忙碌高的背影
矮的背影
交织在记忆的篇幅中
有人笑岁月过半
有人笑崭新的人生
火烧云挣扎成水墨
对生命
炽热的心
化作弯弯月牙
挂在脸庞

富贵吉祥

在一轮新月的飞行下
繁花又开放
群山起伏的心跳
涌向夏天的窗口
记忆的火苗
依旧燃烧
寺院的钟声
从远山传出
旅人的内心深处
奔跑 幻想
最后低头祈福
太阳一照
化作吉祥

站在水的中央

站在水的中央
掬一捧温热的温泉水
你会听到
月光落下的影子
羞见璀璨的灯光
闪烁的光亮
挂在石壁
四季透明
如果还有明媚的日光

新人新作

坚定的影子

(外四首)

□王梓焜

你会看到
沉默的花瓣
沉静的卵石
来一次零距离的对话

尽管内心彷徨
曾经一手抚过的流水
冲洗了梨花香
没有谁能扰乱深山的沉静
包括自由的月亮

漂浮

千万人从千万角落向那奔去
总在漫长夜里相遇
流浪的灵感交错
何必隐忍烟火煎熬
雾气上升弥漫于空中
如果还有什么放不下
一个认出彼此的机会
几经试炼
几片沉浮
走过伤痛废墟
哪怕注定不会圆满
也要留下痕迹



5月新人 王梓焜,笔名小島,那木子,2000年生,毕业于仰恩大学,作品散见于报刊。本文为新作之三。